



832593

陽錄

義

名

陶



上古器用陶匏尙其質也史稱虞舜陶于河濱器皆不苦窳苦讀如鹽苦窳者何蓋髣髴薛暴之等也然則苦窳之陶宜爲重曠所弗顧已厥後闕父作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厠也以大姬妻其子而封之陳春秋述之三代以降官失其職象犀珠玉金碧焜耀而陶之道益敗今窳穴所在皆有不適以爲餽餼罍缶之須其去苦窳者幾何惟義興之陶製度精而取法古迨乎勝國諸名流出凡一壺一卮幾與商彝周鼎並爲賞鑒家所珍斯尤善于復古者與予竭來荆南雅慕諸人之名欲訪求數器破數十年之功而所得蓋寥寥馬慮歲月滋久并作者姓氏且弗章擬綴輯所聞以傳好事暨陽周伯高氏嘗著茗壺系述之閒多漏略茲復稍加增潤釐爲二卷曰陽羨名陶錄超覽君子更有以匡予不逮實厚願焉

吳序

乾隆丙午春仲月吉兔牀吳騫書于桃溪墨陽樓

陽羨名陶錄目次

卷上

原始

選材

本藝

家溯

卷下

談鼓

文翰

目錄



文飾

文飾

漆雕

木器

漆器

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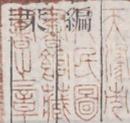
卷下

陽羨名陶錄目次

陽羨名陶錄卷上

海寧吳騫惺客編

仁和許增遺孫



原始

相傳壺土所出有異僧經行邨落日呼曰賣富貴土人羣嗤之僧曰貴不欲買富何如因引邨叟指山中產土之穴及去發之果備五色爛若披錦

陶穴環蜀山山原名獨東坡先生乞居陽羨時以似蜀中風景改名此山也祠祀先生于山椒陶煙飛染祠宇盡墨按爾雅釋山云獨者蜀則先生之銳改厥名不徒桑梓殷懷抑亦攷古自喜云爾

吳騫曰明王升宜興縣志引陸希聲頤山錄云頤山陽羨名陶錄卷上

東連洞靈諸峰屬于蜀山蜀山之麓有東坡書院然則蜀山蓋頤山之支脉也今東坡書院前有石坊宋牧仲中丞題曰東坡先生買田處

選材

嫵黃泥出趙莊山以和一切色土乃黏腫可築蓋陶壺之丞弼也

石黃泥出趙莊山卽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硃砂色天青泥出蠡墅陶之變黯肝色又其夾支有梨皮泥陶現凍梨色澹紅泥陶現松花色淺黃泥陶現豆碧色密口泥陶現輕赭色梨皮和白砂陶現澹墨色山靈腴絡陶治變化尚露種種光怪云

老泥出團山陶則白砂星星宛若珠琲以天青石黃和之成

淺深古色

白泥出大湖山陶瓶盃缸用之此山未經發用載自江陰

白石山

卽江陰秦望山東北支峰

吳騫曰按大湖山一名南山在宜興縣南距丁蜀二

山甚近故陶家取土便之山有洞可容數十人又張

公善權二洞石乳下垂五色陸離陶家作釉悉于是

采之

出土諸山其穴往往善徙有素產于此忽又他穴得之者實

山靈有以司之然皆深入數十丈乃得

本裁

造壺之家各穴門外一方地取色土篩搗部署訖舂密其中

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祕不相授壺成幽之以候

陽羨名陶錄卷上

二

極燥乃以陶甕

俗謂之缸

度五六器封閉不隙始鮮欠裂射

油之患過火則老老不美觀欠火則穉穉沙土氣若窯有

變相匪夸所思傾湯貯茶雲霞綺閃直是神之所爲億千

或一見耳

規仿名壺曰臨比于書畫家入門時

壺供眞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淪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

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盞不宜砥湯力若香

俾得團結氤氳宜傾竭卽滌去滓滓乃俗夫強作解事謂

時壺質地堅結注茶越宿暑月不餽不知越數刻而茶敗

矣安俟越宿哉況眞茶如蓴脂采卽宜羹如筍味觸風隨

劣悠悠之論俗不可醫

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卽浸冷水中亦急出冷水寫之元氣

復矣

品茶用甌白瓷爲良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閒軒也製宜
弇口遂腹色澤浮浮而香味不散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項高而細窻其底便過水澆沙茶藏
以閉洗過茶者仲美君用各有奇製皆壺使之從事也水
杓湯銚亦有製之盡美者要以柳匏錫器爲用之極

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澹墨色上有銀
沙閃點迨礪砂和製穀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

壺入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闐然之光入手可鑿此爲文房雅
供若膩滓爛斑油光爍爍是曰和尚光最爲賤相每見好
專家藏列頗多名製而愛護垢染舒袖摩娑惟恐拭去曰
吾以寶其舊色爾不知西子蒙不潔堪充下陳否耶以注

陽羨名陶錄卷上

三

眞茶是藐姑射山之神人安置煙瘴地面矣豈不舛哉

周高起曰或問以聲論茶是有說乎荅曰竹鑪幽討
松火怒飛蟹眼徐窺鱗波乍起耳根圓通爲不遠矣
然鑪頭風雨聲銅餅易作不免湯腥沙銚能益水德
沸亦聲清白金尤妙第非山林所辦爾

家湖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閒靜有致習與陶
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澀練捏築爲胎規而圓之劍使
中空暉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

吳騫曰金沙寺在宜興縣東南四十里唐相陸希聲
之山房也宋孫覲詩云說是鴻磐讀書處試尋幽伴
拄孤藤建炎間岳武穆曾提兵過此留題

供春學憲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搏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尙現節腴視以辨真今傳世者栗色闊闊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係龔姓亦書爲龔春

周高起曰供春人皆證爲龔春予于吳岡鄉家見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云

吳騫曰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供春實頤山家僮而周系曰青衣或以爲婢並誤今不從之

董翰號後谿始造菱花式已殫工巧

趙梁多提梁式

梁亦作良

四

元暢茗壺系作元錫秋園羅佩

作袁錫茗壺譜作元暢

時朋一作鵬亦作朋朋大彬之父與董趙元是爲四名家並萬厓間人乃供春之後勁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養心製小圓式妍在樸緻中允屬名玩

梁春至茂

林茗壺系作正始

周高起曰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缶囊閉入陶穴故前此名壺不免沾缸罈油淚

時大彬號少山或陶土或雜砂礪土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婁東聞陳眉公與瑯琊大原諸公品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于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矣

梁大彬茗壺系

作大

周高起曰陶肆謠云壺家妙手稱三大蓋謂時大彬及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爲轉一語曰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少山故自匪佞

李仲芳茂林子及大彬之門爲高足第一制漸趨文巧其父督以敦古芳嘗手一壺眎其父曰老兄者個何如俗因呼其所作爲老兄壺亦入金壇卒以文巧相競今世所傳大彬壺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李大瓶時大名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時大彬壺延致家塾一日強大彬作泥牛爲戲不卽從友泉奪其壺土出門而去適見樹下眠牛將起尙屈一足注視捏塑曲盡厥形狀攜

陽羨名陶錄卷上

五

以眎大彬一見驚歎曰如子智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爲壺變化式土仿古尊壘諸器配合土色所宜畢智窮工移人心目厥製有漢方扁鱗小雲雷提梁卣蕉葉蓮芳菱花鷺鬻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六子諸款泥色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澹墨沈香水碧榴皮葵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然晚年恆自歎曰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友泉有子亦工是技人至今有大徐小徐之目未詳其名

案仲芳友泉二人皆壺系作家

歐正春多規花卉果物式度精妍

邵文金仿時大漢方獨絕

邵文銀

蔣伯琴名時英此四人並大彬弟子蔣後客于吳陳眉公爲

改其字之敷爲考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其所作堅緻不俗也

陳用卿與時英同工而年技俱後負力尙氣嘗以事在縲絏中俗名陳三駮子式尙工緻如蓮子湯婆鉢盃圓珠諸製不規而圓已極妍飾款仿鍾太傅筆意落墨拙用刀工

陳信卿仿時李諸傳器具有優孟叔敖處故非用卿族品其所難作雖豐美遜之而堅瘳工整雅自不羣貌寢意率自誇洪飲逐貴游閒不復壹志盡技閒多伺弟子造成修削署款而已所謂心計轉籠不復唱渭城時也

閔魯生名賢規仿諸家漸入佳境人頗醅謹見傳器則虛心企擬不憚改爲技也進乎道矣

陳光甫仿供春時大爲入室天奪其能蚤嘗一目相視口的

陽羨名陶錄卷上

六

不極端緻然經其手摹亦具體而微矣

案正春至光甫茗壺系作雅流

陳仲美婺源人也造盜于景德鐘以業之者多不足成其名棄之而來好配壺土意造諸玩如香盒花盃狻猊鑑辟邪鎮紙重鏤疊刻細極鬼工壺象花果綴以草蟲或龍戲海濤伸爪出日至塑大士象莊嚴慈憫神采欲生瓔珞花鬘不可思議智兼龍眠道子心思殫竭以天天年

沈君用名士良踵仲美之智而妍巧悉敵壺式上接歐正春一派至尙象諸物製爲器用不尙正方圓而準縫不苟絲髮配土之妙色象天錯金石同堅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髻之稱巧殫厥心亦以甲申四月天

案仲美君用茗壺系作神品

邵益

周後谿

邵二孫並萬厯間人

吳騫曰按周嘉胄陽羨茗壺譜以董翰趙梁元暢時
朋時大彬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歐正春邵文金蔣
伯葵皆萬厯時人

陳俊卿亦時大彬弟子

周季山

陳和之

陳挺生

承雲從

沈君盛善仿友泉君用以上並天啟崇禎間人

陳辰字共之工鑄壺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之中書君也

周高起曰自邵蓋至陳辰俱見汪大心葉語附記中

陽羨名陶錄卷上

七

大心字體茲號古靈休寧人鑄壺款識卽時大彬初
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後竟運刀成
字書法閒雅在黃庭樂毅帖間人不能仿賞鑒家用
以爲別次則李仲芳亦合書法若李茂林殊書號記
而已仲芳亦時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遜

案邵蓋至陳辰茗壺系入

別派

徐令音未詳其字見宜興縣志豈卽世所稱小徐者耶

項不損名眞樵李人襄毅公之裔也以諸生貢入國子監

吳騫曰不損故非陶人也嘗見吾友陳君仲魚藏茗

壺一底有硯北齋三字旁署項不損款此殆文人偶

爾寄興所在然壺製朴而雅字法晉唐雖時李諸家

何多讓焉不損詩文深爲李檀園聞予將所賞頗以

門才自豪人目爲狂後入修門坐事死于獄靜志居
詩語載其題閨人梳篸銘云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
身有心奚不如是此銘雖出于前人然不損亦非一

子狂者銘云人之有髮云云
乃唐盧仝所作櫛銘

沈子澈崇禎朝人

吳騫曰仁和魏叔子禹新爲余購得菱花壺一底有
銘云云後畧子澈爲密先兄製又桐鄉金雲莊比部
舊藏一壺摹其式寄余底有銘云崇禎癸未沈子澈
製二壺款制極古雅渾朴蓋子澈實明季一名手也
陳子畦仿徐最佳爲時所珍或云卽鳴遠父

陳鳴遠名遠號鶴峰亦號壺隱詳見宜興縣志

吳騫曰鳴遠一技之能聞世特出自百餘年來諸家

陽羨名陶錄卷上

八

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延
攬常至海鹽館張氏之泚園桐鄉則汪柯庭家海寧
則陳氏曹氏馬氏多有其手作而與楊中允晚研交
尤厚子嘗得鳴遠天雞壺一細砂作紫棠色上鍍庚
子山詩爲曹廉讓先生手書製作精雅真可與三代
古器並列竊謂就使與大彬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
邾莒之列耳

徐次京

惠孟臣

葭軒

鄭靈侯皆不詳何時人並善摹仿古器書法亦工

張燕昌曰王沟山長子翼之燕書齋一壺底有八分

書雪庵珍賞四字又楷書徐氏次京四字在蓋之外
口啟蓋方見筆法古雅惟蓋之合口處摠不若大彬
之元妙也余不及見供春手製見大彬壺歎觀止矣
宜周伯高有明代良陶讓一時之論耳又余少年得
一壺底有真書文杏館孟臣製六字筆法亦不俗而
製作遠不逮大彬等之自檜以下可也

吳騫曰海寧安國寺每歲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
稱齊豐宿山于時百貨駢集余得一壺底有唐詩雲
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書制渾朴
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一名手也葢
軒工作盜章詳談叢又聞湖沒質庫中有一壺款署
鄭寧侯製式極精雅惜未寓目

陽羨名陶錄卷上

九

陽羨名陶錄卷下

海寧吳騫槎客編

仁和許增邁孫彙

談鼓

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陶者穴火負山而居壘壘如兔窟以

黃土為胚黑土傅之作沽甌藥鑪釜高盤孟敦缶之屬粥

于四方利最溥近復出一種似均州者獲直稍高故土價

踊貴晦踰三十千高原峻坂半鑿為陂可種魚山木皆童

然矣陶者雨東入非土著也

王釋登 翔溪疏

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大彬所製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龔

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

許次紱 茶疏

茶壺陶器為上錫次之

馮可賓 茶牋

陽羨名陶錄卷下

一

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何

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閣

同上

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

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

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為適用其提梁卧瓜雙桃扇面

八稜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

文震 亨長

宜與罐以龔春為止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黃

元吉為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

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之價其輕重正相等

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

豪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張怡 夢怡

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是人而知之矣然
寶之過情使與金玉比直丹乃仲尼不爲己甚乎置物但
取其適何必幽渺其說必至殫精竭慮而後止哉凡製砂
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憂再曲則稱棄物矣蓋
貯茶之物與貯酒不同酒無渣滓一斟卽出其嘴之曲直
可以不論茶則有體之物也星星之葉入水卽成大片斟
瀉時纖豪入嘴則塞而不流啜若快事斟之不出大覺悶
人直則保無是患矣

李漁
雜說

時壺名遠甚卽遐陬絕域猶知之其製始于供春壺式古朴
風雅器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壺皆不能髣
髴大彬萬一矣一云供春之後四家董翰趙良袁錫

疑卽
元暢

其一卽大彬父時鵬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圓壺李四

陽羨名陶錄卷下

二

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爲供春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

鼠齒或重雞彝壺亦有幸不幸哉

陳貞慧啟
園雜佩

宜興時大彬製砂壺名手也嘗拔其術以游公卿之門其子

後補諸生或爲四書文以獻嘲破題云時子之入學以一

貫得之蓋俗稱壺爲罐也

先進
錄

均州窯器凡猪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皆上三色之

燒不足者非別有此樣此窯惟種菖蒲盆底佳其他坐墩

墩鑪合方餅罐子俱黃砂泥坯故器質不足近年新燒皆

宜興砂土爲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

博物
要覽

宜興砂壺翔于吳氏之僕曰供春及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

弟子所製更工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爲之作傳

五石
錄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器

則張鳴岐宜興茶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瓊則吳十九皆
知名海內王士禎池北偶談

供春製茶壺款式不一雖屬瓷器海內珍之用以盛茶不失
元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恆不惜重價購之繼如時大

彬益加精巧價愈騰若徐友泉陳用卿沈君用徐令音皆
製壺之名手也徐階鳳宜興縣志

陳遠工製壺杯瓶盆手法在徐沈之間而所製款識書法雅
健勝于徐沈故其年雖未老而特為表之同上

毘陵器用之屬如筆箋扇箸梳枕及竹木器皿之類皆與他
郡無異惟燈則武進有料絲燈壺則宜興有茶壺澄泥為

明之始于供春而時大彬陳仲美陳用卿徐友泉輩踵事增
華并製為花罇菊合香盤十錦杯子等物精美絕倫四方

陽羨名陶錄卷下

皆爭購之于琨重修常州府志

明時宜興有歐姓者造瓷器曰歐窯有仿哥窯紋片者有仿
官均窯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盆盃架諸器者頗佳朱炎陶說

供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
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

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
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沙壺復加饒州之鑒光

彩射人卻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稱供春同
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閒一竅皆通神高江

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可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
第一清泉好淪三春羨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

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阮葵生茶餘客語

臺灣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者吳頤山婢名製宜興茶壺者或作龔春者誤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

周澗臺陽百詠注

昔在松陵王沟山

補

話雨樓出示宜興蔣伯琴手製壺相傳

項墨林所定式呼爲天籟閣壺墨林以貴介公子不樂仕進肆其力于法書名畫及一切文房雅玩所見流傳器具無不精美如張鳴岐之交梅手鑑閣望雲之香几及小盒等製皆有墨林字則一名物之賴天籟以傳莫非子京精

意所萃也

張燕昌陽羨陶說

先府君性嗜茶所購茶具皆極精嘗得時大杉小壺如菱花

八角側有款字府君云壺製之妙卽一蓋可驗試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所見黃元吉沈鷺雛錫壺亦如是陳

陽羨名陶錄卷下

四

鳴遠便不能到此既以贈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餘年猶珍藏無恙也余以先人手澤所存每欲繪

圖勒石紀其事未果也

同

往梧桐鄉汪次遷

安

會贈余陳鳴遠所製研屏一高六寸弱

闊四寸一分強一面臨米元章垂虹亭詩一面柯庭雙鉤蘭惜乎久作碎玉聲矣柯庭名文柏次遷之曾大父鳴遠

曾主其家

同

汪小海

淮

藏宜興養花尊一若蓮子而平底上作數孔周束

以銅如提梁卣質樸渾氣尤靜雅余每見必詢及無款不知爲誰氏作然非供春少山後作者所能措手也

同上

余于禾中骨董肆得一瓷印盤螭鈕文曰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白文切玉法側有款曰葭軒製葭軒不知何許人此必

百年來精于刻印昔時少山陳其之工鐫款字特真書耳若刻印則有篆法刀法摹印之學非有數十年功者不能到也吳兔牀著陽羨名陶錄鑒別精審遂以爲贈時丙午

夏日同上

陳鳴遠手製茶具雅玩余所見不下數十種如梅根筆架之類亦不免纖巧然余獨賞其款字有晉唐風格蓋鳴遠游蹤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鄉與楊晚研太史最契嘗于吾師樊桐山房見一壺款題丁卯上元爲崑木先生製書法似晚研殆太史爲之捉刀耳又于王沟山家見一壺底有銘曰汲甘泉淪芳茗孔顏之樂在瓢飲闕此則鳴遠吐屬亦不俗豈隱于壺者與同上

吾友沙上九人龍藏時大彬一壺款題甲辰秋八月時大彬

陽羨名陶錄卷下

五

手製近于王沟山季子齋頭見一壺冷金紫製朴而小所謂游婁東見弇州諸公後作也底有楷書款云時大彬製內有紋一綫殆未曾陶鑄以前所裂然不足爲此壺病同余少年得一壺失其蓋色紫而形扁底有真書友泉二字殆徐友泉也筆法類大彬雖小道洵有師承矣同上

客耕武原見茗壺一于倪氏六十四研齋底有銘曰一杯清茗可沁詩脾大彬凡十字其製朴而雅砂質溫潤色如豬肝其蓋雖不能吸起全壺然以手撥之則不能動始知名下無虛士也既手摹其圖復系以詩云陳鱣松研齋隨筆

文翰

記

宜興瓷壺記

周容

今吳中較茶者壺必言宜興金沙云始萬厯開天朝山寺僧當

寺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寺僧始止削

竹如刃剗山土爲之供春更斲木爲模時悟其法則又棄模

而所謂削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日不啻數十事用木重首

作椎椎唯鍊土作掌厚一薄一分聽土力土穉不耐指用木

作月阜其背虛緣易運代土左右是意與終始用鑄長視筆

闢視薤次減者二廉首齊尾廉用割用薤用剔齊用抑用趁

用撫用推凡接文深淺位置高下齊廉並用壺事此獨勤用

角闊寸長倍五或圭或筭俱前薄後勁可以服我屈伸爲輕

重用竹木如貝窻其中納柄凡轉而藏暗者藉是至于中豐

兩殺者則有木如腎補規萬所困外用竹若釵之股用石如

碓爲荔枝形用金作蝎尾意至器生因窮得變不能爲名土

陽羨名陶錄卷下

六

色五膩密不招客土招則火知之時乃故入以砂鍊土克諸

審其燥溼展之名曰土疆割而登諸月有序先腹兩端相見

廉用煤土土溼曰煤次面與足足面先後以制之豐約定足

約則先面足豐則先足初渾然虛含爲壺先天次開頸次冒

次耳次背背後著戒也體成于是侵者雍之驕者抑之順者

撫之限者趁之避者剔之闔者推之肥者割之內外等時後

起數家有徐友泉李茂林有沈君用甲午春余寓陽羨主人

致工于園見且悉工曰僧草創供春得華于土發聲光尙已

時爲人敦雅古穆壺如之波瀾安閑令人喜敬其下俱因瑕

就瑜矣今器用日煩巧不自恥嗟乎似亦感運升降焉三旬

成壺凡十聚就窳火子構文祝窳文略曰器爲水而成火先

明德功繇土以立木亦見材又曰氣必足夫陰陽候乃持夫

晝夜欲全體以致用庶含光以守時

云是日主人出時壺

二一提梁卣一漢解俱不失工所言衛懶仙云良工雖巧不能徒手而就必先器具修而後制度精資壺以大彬傳幾使旅人擺指此則詳言本末曲盡物情文更峭健可補考工之逸篇

銘

茗壺銘

沈子漱

石根泉蒙頂葉漱齒鮮滌塵熱

陶硯銘

朱彝尊

陶之始渾渾爾

茶壺銘

汪森

茶山之英含土之精飲其德者心恬神寧

酌中冷汲蒙頂誰其貯之古彝鼎資之汲古得修綆

贊

陽羨名陶錄卷下

七

陳遠天雞酒壺贊

吳騫

媧兮煉色春也審收宛爾和風弄是天雞月明花開左挈右提浮生杯酒函谷丸泥

賦

陽羨茗壺賦并序

吳梅鼎

六尊有壺或方或圓或大或小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堊金

琢玉彌甚其侈獨陽羨以陶爲之有虞之遺意也然麓而

不精與窳等余從祖拳石公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

見土人以泥爲缶卽澄其泥以爲壺極古秀可愛世所稱

供春壺是也嗣是時子大彬師之曲盡厥妙數十年中仲

美仲芳之偷用卿君用之屬接踵騁伎而友泉徐子集大

成焉一資器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願其壺爲四方好事

者收藏殆盡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頗夥乃以甲乙兵燹
盡歸瓦礫精者不堅良足歎也有客過陽羨詢壺之所自
來因溯其源流狀其體製臚其名目并使後之爲之者考
而師之是爲賦

惟宏陶之肇造實運巧于姚虞爰前民以利用能製器而無
窳在漢秦而爲甗寶厥美曰康瓠類瓦缶之太朴肖鼎鼐以
成區雜瓷甌與甗甄同鍛鍊以無殊然而藝匠匠心制不師
古聊抱甕以圍砂欲挈餅而堇土形每儕乎敲器用豈侔夫
周簠名山未鑿陶無無五采之文巧匠不生鏤畫昧百工之
譜爰有供春侍我從祖在髫齡而穎異寓目成能借小伎以
娛閒因心挈矩過土人之陶穴變瓦甒以爲壺信異僧而琢
山斲陰凝以求土時有異僧繞白碣青龍黃龍諸山指示土
人曰真富貴土人異之鑿山得五色土因

陽羨名陶錄卷下

以爲於是祖白碣鑿黃龍宛掘井兮千尋攻巖有骨若入淵

兮百仞采玉成峰春風花浪之濱地有畫溪
花浪之勝分畦茹瀝秋月

玉潭之上地近玉
女潭並杵椎春合以丹青之色圖尊規矩之宗

停椅梓之榭酌翦裁于成片握文犀之刮施則掠以爲咨稽

三代以博古考秦漢以程功圓者如丸體稍縱爲龍螭壺名
龍螭

方兮若印壺名印方
皆供春式角偶刻以秦琮又有刻
角印方脫手則光能照

面出冶則資比凝銅彼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陶壺

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過此則有大杉之典重時大
彬價擬璆

琳仲美之瑀鏐陳仲
美巧窮豪髮伸芳骨勝而秀出刀鐫李仲
芳

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畫歐正
春求其美麗爭稱君用離奇沈君
用

尚彼渾成僉曰用卿醇飭陳卿
用若夫綜古今而合度極變化

以從心技而進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緇稽先子與彼同時

爰開尊而設館令効技以呈奇每窮年而累月期竭智以殫

思潤果符乎球璧巧實婉乎班倕盈什百以韞積時閱玩以

遐思若夫燃彼竹鑪汲夫春潮浥此茗盃爛于瓊瑤對焯焯

而意賦瞻詭厲以魂銷方匪一名園不一相文豈傳形賦難

為狀爾其為制也象雲疊兮作鼎壺名陳螭觶兮揚林螭解

仿漢室之瓶漢瓶則丹砂沁采刻桑門之帽僧帽則蓮葉擎臺名

號提梁提梁賦于雕漆君名苦節苦節蓋已霞堆裁扇面之

形扇面方 觚稜峭厲卷蕭方之角蘆蕭宛轉潑澗詰寶臨函詰寶

恍紫庭之寶現圓珠在掌圓珠如合浦之珠回至于摹形象體

殫精畢異韻敵美人美人格高西子西施腰洵約素照青鏡

之菱花菱花肩果削成采金塘之蓮蒂蓮子菊入手而疑芳

菊荷無心而出水荷花芝蘭之秀芝蘭秀色可餐竹節之清竹節

貞莫比鏡櫃核兮幽芳幽芳實瓜瓠兮渾麗冬瓜或盈尺兮

豐隆或徑寸而平砥或分蕉而蠟翼或柄雲而索耳或番象

與鯨皮或天雞與象耳分蕉蠟翼天雞象耳皆象鼻匪先朝

之法物皆刀尺所不擬若夫泥色之變乍陰乍陽忽葡萄而

紺紫倏橘柚而蒼黃搖嫩綠于新桐曉滴琅玕之翠積流黃

于葵露暗飄金粟之香或黃白堆沙結哀梨兮可啖或青堅

在骨塗髹汁兮生光彼瑰琦之窯變匪一色之可名如鐵如

石胡玉胡金備五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遠而望之黝若

鐘鼎陳明廷追而察之燦若琥珀浮精英豈隨珠之與趙璧

可比異而稱珍者哉乃有廣厥器類出乎新裁花蕊婀娜雕

作海棠之盒沈君用海棠香盒翎毛璀璨鏤為鸚鵡之杯陳仲美製鸚鵡杯

捧香匳而刻鳳沈君用香匳翻茶洗以傾葵徐友泉葵茶洗緞織回文

陽羨名陶錄卷下

之錦

陳六如仿古花尊

鑪橫古榦之梅

沈君用梅花鑪

卮分十錦

陳六如菊十錦杯

合三臺

沈君用菊合

凡皆用寫生之筆墨工切琢于刀圭倘季倫

見之必且珊瑚粉碎使棠谿觀此定教白玉塵灰用濡豪而染翰誌所見而徘徊

詩

坐懷蘇亭焚北鑄鑪以陳壺徐壺烹洞山芥片歌

熊飛

顯皇垂拱昇平季文盛兵銷徧恬喜是時朝士多韻人競仿吳儂作清事書齋蘊藉快沈燎湯社精微重茶器景陵銅鼎半百沽荆溪瓦注十千餘宣工衣鉢有施叟時大後勁樞陳徐凝神昵古得古意寧與秦漢官哥殊余生有癖嘗涎覬竊恐尤物難兼圖昔年挾策上公車長安米價貴如珠輟食典

陽羨名陶錄卷下

十

衣翻夙好鑄得大小兩施鑪今年陽羨理藉架懷蘇亭畔樂名壺蘇公癖王子梓里此地買田貽手書焉知我癖非公癖臭味豈必分賢愚聞煮惠泉燒柏子梧風習習引輕裾吁嗟洞山芥片不多得任教茗戰難相克亭中長日三摩挲猶如瓣香茶話隨公側顧智歇偶檢殘編得熊公製蘇亭歌詞想見往時風流暇逸今亭既湮沒故附梓于誌以志學宮昔有此亭亦見陽羨茗壺因甲天下也○蕭按飛又作飛四川人崇禎中官宜興教諭

陶寶肖象歌爲馮木卿金吾作

林古度 茂之

昔賢製器巧合樸規仿尊壺從古博我明供春時大杉量齊水火搏埴作作者已往嗟濫觴不循月令仲冬良荆溪陶正司陶復泥砂貴重如珩璜世閒茶具稱爲首玩賞楷模在人手粉錫型模莫與爭素瓷斟酌長相偶義取炎涼無變更能使茶湯氣永清動則禁持慎捧執久日色澤生光明近聞復

有友泉子雅式精工仍繼美常教春茗注山泉不比瓶罍
時恥以茲珍賞向東吳勝卻方平眾玉壺癖好收藏阮光祿
割愛舉贈馮金吾金吾得之喜絕倒寫圖錫名曰陶寶一時
咏贊如勒銘直似千年鼎彝好

贈馮本卿都護陶寶肖象歌

俞彥仲茅

何人霽向陶家側千年化作土赭色竭來擣冷水火齊去聲

興好手誇姪埴春清沸後春旗濡彭亨豕腹正所須吳兒寶

若金服匿竇緣先入步兵廚于今東海小馮君清賞風流天

下聞主人會意卻投贈賸以長句縹緗文陳君雅欲酣茗戰

得此摩挲日千徧尺幅鸞溪綴刻藤更教摩詰開生面圖爲

寫卿所一時佳話傾瓊瑛堪備他年班管書月笋馮園卽今書

畫舫研山同伴玉蟾蜍

陽羨名陶錄卷下

十一

過吳迪美朱萼堂看壺歌兼呈貳公 周高起 伯高

新夏新晴新綠煥茶室初開花信亂羈愁共語賴吳郎曲巷

通人每相喚伊余真氣合寄襄閒中今古資評斷荆南土俗

雅尙陶茗壺奔走天下半吳郎鑿器有淵心曾聽壺工能事

判源流裁別字字矜收貯將同彝鼎玩再三請出豁雙眸今

朝乃許花前看高槃捧列朱萼堂匣未開時先置贊捲袖摩

挲笑向入次第標題陳几按每壺署以古茶星科使前賢參

靜觀指搖盞作金石聲款識稱堪法書按某爲壺祖某雲祢

形製敦龐古光燦長橋陶肆紛新奇心眼歛歛多暗換寂寞

無言意共深人知俗手眞風散始信黃金瓦價高作者展也

天工竄技道曾何彼此分空堂日晚滋三歎

供春大彬諸名壺價高不易辦予但別其眞而旁蒐殘

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悅詩以解嘲

陽羨名壺集周郎不棄取尙陶延古意排悶仰眞茶燕市會
酬駿齊師亦載車也知無用用攜對欲殘花吳迪美曰用涓
人買駿滑孫瀨
別足事以喻殘壺之好伯高乃
眞賞鑒家風雅又不必言矣

贈高侍讀澹人以宜壺二器并系以詩

陳維崧 其年

宜壺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樣漢謙竹世閒
一藝俱通神彬也沈鬱并老健沙麤質古肌理勻有如香盃
乍脫蘇其上刻畫雌鳧蹲又如北宋沒骨畫幅幅硬作麻皮
皴百餘年來迭兵燹萬寶告竭珠犀貧皇天劫運有波及此
物亦復遭荆榛清狂錄事偶奔得一具尙值三千緡後來往
者或閒出囓削怪巧徒紛綸臆茶褐色好規製輒媚詎入山
陽羨名陶錄卷下 十一

齋珍我家舊住國山下穀雨已過芽茶新一壺滿貯碧山界
摩挲便覺勝飲醇邇來都下鮮好事椀嵌瑪瑙車渠銀時壺
市縱有人賣往往贗物非其眞高家供奉最澹宕羊腔詎屑
膏吾唇每年官焙打急遞第一分賜書堂臣頭綱八餅那足
道葵花玉韞寧等倫定煩雅器淪精茗忍使茅屋埋佳人家
山此種不難致卓犖只怕車麟麟未經處仲口已缺豈亦龍
性愁難馴昨摻敗籠臙二器兩走長鬣踰城闕是其姿首僅
中駟敢冀拂拭充綦巾家書已發定續致會見荔子衝埃塵

宜壺歌荅陳其年檢討

高士奇 澹人

荆南山下罨畫溪溪光瀲灩澄沙泥土人取沙作茶器大彬
名與龔春齊規製古樸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
第一稱清泉好淪三春萸未經穀雨焙煆綠養花天氣黃鶯

號旗鎗初試瀉蟹眼年年韵事宜幽棲柴窰漢玉價高貴商
彝周鼎難攷稽長安人家尙奢靡鏤鏤工巧矜象犀詞曹官
冷性澹泊叨恩賜住蓬池西朝朝傑直趨殿陛夜衝街
鼓晨聽雞日閒幼子而不見精妻守分甘鹹藿縱有小軒列
圖史那能退食閒品題近向漁陽歷邊徼春夏時扈八駿蹏
秋來獨坐北窗下玉川興發思山谿致札元龍乞佳器遂煩
持贈走小奚兩壺圓方各異狀隔城鄭重裹錦綉長篇更題
數百字敘述歷落同遠齋拂拭經時不釋手童心愛玩仍孩
提湘簾夜捲銀漢直竹牀醉臥寒蟾低紙窗木几本精粲翻
檜瑪瑙兼玻璃瓦瓶插花香爇缶小物自可同致圭龍井新
茶虎跑水惠泉廟芥爭鼓鼙他年揚帆得恩請我將攜之
歸故畦

陽羨名陶錄卷下

七

以陳鳴遠舊製蓮蕊水盛梅根筆格爲借山和尚七十
壽口占二絕句

查慎行
梅餘

梅根已老發孤芳蓮蕊中含滴水香合作案頭清供具不歸
田舍歸禪房

偶然小技亦成名何物非從假合成道是搏沙沙不散與翻
新句祝長生

希文以時少山砂壺易吾方氏核桃壺

馬思贊
仲韓

漢武袖中核去今三千年其半爲酒池半化爲墨船磨休斷
骨髓流出成元鉛會落盆池中數歲膏愈堅質勝大還丹甌
者能昇天贈我良友生如與我周旋豈敢計施報報亦非淺
淺譬彼十五城難易趙璧然有明時山人攝砂成方圓彼視

祖李輩意欲相後先我謂韓齊王羞與喻等肩青娥易羸馬
文枕換玉鞭投贈古有之何必論嬾妍以多量取寡差覺勝
前賢

陶器行贈陳鳴遠

汪文柏 季青

荆溪陶器古所無問誰作者時與徐

時大彬徐友泉

泥沙入手經搏

埴光色便與尋常殊後來多眾工摹倣皆雷同陳生一出發

巧思遠與二子相爭雄茶具方圓新製作石泉槐火壘松風

我初不識生阿髯尺素來相通

謂陳君其年也

贈我雙卮頗殊狀宛

似紅梅嶺頭放平生嗜酒兼好奇以此飲之神益王傾銀注

玉徒紛紛斷木豈意青黃文獻盒宣鑪留款識香醪藥盞生

氤氳

數物悉見工巧

吁嗟乎人閒珠玉安足取豈如陽羨溪頭一丸

土君不見輪扁當年老斲輪又不見梓慶削鐻如有神古來

技巧能幾人陳生陳生今絕倫

陽羨名陶錄卷下

十四

蜀岡瓦暖硯歌

胡天游 稚威

蒼青截鐵堅不阿瑤珞敲玉鏗而瑤太一之船卻斤斧帝鴻
之紐掀穴窠貝堂伏卵抱沂鄂瓠肉削澤無癢瘡露清紺淺
葉幽漉日冷赭澹岡夔毗琅琅一片挽厯落仡仡四面平傾
頗瑩陳天智比珍穀巧斲山骨殊斲蒼祝融相土刑德合方
軫員蓋經營多炎烹燼化出搏造域分宇立開婆娑東有日
山西有月包之郭郭環之漉水輪無風自然舉氣毋龔地歸
于和乾坤大腹吞樂浪荆吳懸胃藏蠡都陂謠鴻跡兩黃鵠
敞樹角國雙元蝸靜如辰樞執魁柄動如牡鑰張機牙線連
羅浮走複折氣通良兌無壅馮嚴冬牛日畏積雪終旬狸骨
僵偃波封翰堯鬣失窺鹿凍蜂作驅銜刀戈一丸未脫手旋

磨寸裂快逐紋生韉似同天池敗蚩霧比困秦法遭斯寺分
明落紙困倚馬絆拘行步借虜羸爾看利器喜入用初如得
寶良可歌火山有軍罷圍燎熱坂近我勝噓呵涪湯初顧五
熟釜灌壘等拔千囊沙劍門一道塞井絡春候三月喧江沱
共工雖怒霸無所温洛自潤揚其華東宮香膠銘絳客湘妾
紫鯉浮晴渦沈沈鴉色暈餘瀆靄靄兩族披圓羅咸池勃張
浴黑帝神鼇斫掣隨皇媯山馳岳走事俄頃霆翻電薄酣滂
沱虹窗焰流玉抱肚月融水轉金蝦蟇時時正見黜鏡底北
斗燦燿垂天河蜀岡工良近莫過搗泥濾水相掬授爲罌爲
皿爲飲榼壺如嬰武林如贏千窰萬埴列門戶堆器不盡十
馬馱智搽技徹更復爾誰與作者黠則那温姿勁骨奪端歛
輕膚細理欺杪羅馬肝或訝瓜削面鳳喙兼狀鷺食荷燐燒

陽羨名陶錄卷下

十五

顏色出美好端正不待切與磋華元皤然抱坦拓周顛空洞
非媿嬰早從仲將試點漆映檣懸溜駿注坡我初見此貪不
覺眾中奇畜擬稟駢詩篇送似因賺得若彼取鳥致以囹温
泉火井佐沐邑華陽黑水環梁嶓豹囊乾煤吐柏麝古玉笏
笏徐研摩青霜倒開漾海色烏蚪尾掉重雲拖端州太守輕
萬石宮凌秦羽磯羞鼉比于中國豈無士今者祇悅哀臺佗
時煩拭濯安且固捧盈恆恐遺蹤裝書末取押玳瑁格筆
遲斫珊瑚柯畫螭蟠鳳圍一尺錦官爲汝城初葺啟之刀劍
快出匣止爲熊虎巖壑高蕭行孔草雖嬾擅須記甲乙親吟
俄國風好色陳媯離騷荒忽追沅灘凝鋪潭影滑幽璞秋
生龍尾涼侵霞夜遙燈語風撼碧縈者爲蚓簇者蛾行斜次
雜共繸蠅手無停度劇弄梭宏農客卿座上客雄鳴藉掃么

與麼欲銘功德向四壁顧此堅凜誰能廟硯乎與汝好相結
分等石友亦已加關于垂手鮮珠玉捧侍未許宮釵娥年
塗竄堯典字伴我作籀書歸禾

臺陽百詠

周

澍靜淵

寒榕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
露重瓦溝鳴

論瓷絕句

吳省欽

沖之

宜興妙手數龔春後輩還推時大彬一種麤砂無土氣竹鑪
饒煞鬪茶人

周梅圃送宜壺

春彬好手嗟難見質古砂麤法尙傳攜個竹鑪蕭寺底紅囊
須淪惠山泉

陽羨名陶錄卷下

六

觀六十四研齋所藏時壺奉成一絕

陳

仲魚

陶家雖欲數供春能事終推時大彬安得攜來借硯北注將
勺水活波臣

予嘗自號東海波臣

無錫買宜興茶具二首

馮念祖 爾修

陶出瓊瓏器供春舊擅長團圓雙日月刻畫五文章直並搏
砂妙還誇肖物良清閒供茗事珍重比流黃
敢云一器小利用仰前賢陶正由三古茶經第二泉卻聽魚
眼沸移就竹鑪邊妙製思良手官哥應並傳

陶山明府仿古製茗壺以詒好事五首

吳

騫 棧客

洞靈巖口庀精材百徧臨樨倚釣臺傳出河濱千古意大家
低首莫驚猜

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禪僧去不還此日蜀岡千萬穴別傳

薪火祀眉山

百和丹砂百鍊陶印牀深鎖篆煙銷奇觚不數宣和譜石鼎

聯吟任尉繚明府嘗夢見尉繚了事四

脩脩琴鶴志清虛金注何能瓦注如玉鑑亭前人吏散一甌

春露一牀書

陶况已拜竹鴻臚玉女釵頭日未晡多謝東坡老居士如今

調水要新符

東坡調水符事在鳳翔玉女洞舊直興縣志移于玉女潭辨詳桃溪客語

芒堂明經以尊甫瓜圃翁舊藏時少山茗壺見眎製作

醇雅形類僧帽為賦詩而返之

蜀岡陶窠蘇祠鄰天生時大神通神千奇萬狀信手出巧奪

坡詩百態新清河眎我千金寶云有當年手澤好想見砌砂

陽羨名陶錄卷下

七

百鍊精傳衣夜半金沙老一行銘字昆吾刻歲紀丙申明萬

麻彈指流光二百秋真人久化蓮臺錫

吳梅鼎茗壺賦云刻桑門之帽則蓮葉擎

臺昨暫留之三歸亭篋中當作笙磬聲跋然起視了無靚惟

見竹鑪湯沸海月松風清乃知神物多靈閃不獨君家雙寶

劍願今且作合浦歸免使龍光斗牛占噫嘻公子慎勿嗟世

閒萬事猶搏沙他日來尋丙舍帖春風還啜趙州茶

詩餘

滿庭芳

吾邑茶具俱出蜀山巖春泊舟山下湯賦此詞

陳維崧

白甌生涯紅泥作活亂煙細裊孤軒春山腳下流水浴柴門

紫笋碧鱸時候溪橋上市販爭喧推蓬望高吟杜句旭日散

雞豚田園澗樣處牽車粥畚壘石支垣看鳴鶯撲滿磊磊

邱樊而我偏憐茗器温而栗溼翠難捫掀髯笑盈崖綠雪茶

事正堪論

陽羨名陶錄卷下終

陽羨名陶錄卷下

十八

書畫說鈴

書畫說鈴

婁東陸時化聽松著

仁和許增邁孫栞

兩漢以來文字蔚興其體不一詔誥疏議詞賦詩騷歌頌誌狀銘表記序哀誄劄子書牘之外又有曰說辨理之正論道之中謂之正說明經斷史謂之注說亦云闡說前人未及謂之創說人云亦云謂之勦說統括古今謂之雜說街談巷議謂之俗說亦云小說曲學異端謂之邪說書與畫技能也而大道存焉書肇於畫卦而篆籀隸正行草體格遞殊工拙自判說之至正者心正則筆正一語定之畫自山龍藻火至爲聖賢神佛圖象山水花果鳥獸各立一法以自成家歸於有筆墨神韻而

書畫說鈴

具書卷氣者其傳必遠前人之說已盡無俟後起之辨論闡注旣不能創亦不可勦也不知書畫無可說書畫之流弊有欲說而不忍而仍不能已者自書畫可易貨利而作僞者出始而欺人繼而欺友至及父兄師長而無忤色其世俗居心尙可問乎一端之弊一夕之談山人出之痛哭流涕非可以從容揮塵時並觀雖不免爲小說俗說而究不得謂之邪說

書畫說

苟悅有言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今世上之事尙不能冀其虛僞不得設誣罔不得行區區書畫出

之古人古人往矣不能起九原而問之又烏能歸於真實而無虛罔而斷斷論說之哉惟不能使天下專歸於真實而無虛偽誣罔而姑務之於書畫也天下之事出之於天下之人一草茅賤士既無德位又辭時勢其將何以轉移之哉書畫自古及今作偽者亦終有數盡心力而考之且以此無關重輕之一端歸於真實絕其虛罔使是非明而黑白定也

書畫說二

今所錄之書畫與前人少異前人以相傳之名蹟著耀而重價者則亟登焉一鱗片甲則棄之余於斷簡殘編往往更爲留意余生也晚名蹟罕見又未嘗出入朱門得見者皆故族散亡之餘及山僧韋儒之什襲然何一非古人心思知慮之所在况久著人耳目者人已知之此而不載甚懼其焉

書畫說鈐

二

書畫說三

凡書畫隨見卽以片紙記之置之囊中以當煙雲過眼亦留雪鴻泥爪未嘗分門別類亦不序朝代後先今偶出而觀之有忠孝焉有節義焉或以廉潔著或以文酒豪或鍾情而綢繆感慨或曠達而富貴浮雲或寄傲於隱逸或傳道於釋玄見之製圖見之詩歌因集爲一編豈獨書畫云乎門部仍不分而分之以朝代先後一朝之人而中有前後有不及次焉自古及書畫說四

書畫供人之娛玩而非但供人之娛玩詞賦可與木人之正集參攷圖繪可合山經水乘發明且作者之知愚賢不肖及性情之剛柔高卑往往流露于筆墨之間此又從書畫之理而旁見側出者也

書畫說五

論書畫而鋪張揚厲下乘也明知其僞以冀壯觀者是也僅論價值之低昂者下乘也不究其命意之所在志趣之所存者是也尊古而薄今非也世日遠而所存日少必欲致焉則僞而已矣 國朝畫手如王奉常時敏 王廉州鑑 王司農原 祁王山人暉 布衣利名格後改壽平 吳處士應 較之宋元大家有過無不及真而佳者今已罕見況以後乎

書畫說六

凡名蹟既信而有徵於真之中辨其著意不著意是臨摹舊本抑自出心裁有著意而精者心思到而師法古也有著意而反不佳者過於矜持而執滯也有不著意而不佳者草草也有不著意而精者神化也有臨摹而妙者若合符節也有

書畫說七

三

臨摹而拙者畫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機趣發而興會佳也有自出心裁而無可取者作意經營而涉杜撰也此中意味慧心人愈引愈長與年俱進扞格者畢世模糊用心亦無益也

書畫說七

聞一舊家藏一名蹟苦不相識鑽頭覓縫得至其家主人欣然絕無難色出而觀之所見果如所聞又不相迫促渴則有飲飢則有食盡情覽畢謝而退主人曰尙有君所未聞者更出一二種俱是逸品真大快事也或聞其妙而去既見卻是極賈或登其堂百般推託非云出借于外卽是已經售人已送達官長者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八

人之好惡不同與人共觀名蹟其人云此種方是逸品此是神品此是妙品與余意中一一符合真大快事也或妄論不休不但不著痛癢所論朝代以前作後以後作前朗誦題辭無非破句認識字面盡屬魯魚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九

偶至市肆見一最入賞鑒之物彼不知作者爲何人不及半價而得之真大快事或藐視爲市人必不知是物之妙處及至問之彼已了了於胸中余爲之躊躇曰事不諧矣彼必索重價姑再問之所索之價竟適符其值頃刻成交此一大快事也或值一索百呼朋引類互爲圈套一肯一不肯旣成交易又別生枝節云尙有一物要牽聯而售或錦囊檀匣另要補價舌微唇焦塵生滿襟則又大煞風景

書畫說鈐

四

書畫說十

名蹟中或詩歌詞賦題跋其中有字義不解或不知作者之姓名摻索羣書攷而不得臧推某爲博覽造謁請教亦殊茫然或強爲知而支吾自料此爲畢生疑案忽逢一人偶然道及曰是出何書或見於某集某代取冊證之歷歷在目積年疑團一旦冰釋此真一大快事或一名蹟鄙者以爲此是小名家難獲重價割去其款另書重名或憎其無跋於本身紙素添一二題辭此則大煞風景其人必墮阿鼻地獄

書畫說十一

得一名蹟或有圖而失跋或有跋而失圖中心耿耿有璧破鴛離之歎忽來一友云偶拾一物惜乎不全敢以持贈出而視之卽是余所缺之物遂爲延津之劍真大快事或一名物

本是全美眞圖繫之以僞跋眞跋繫之以僞圖此出市井小人之所爲巧計日久知一落於此一落於彼彼此爭持而不肯合此大煞風景

書畫說十二

集書畫成錄者或僅記人名圖數或并詳其題款自宣和書畫譜始繼之以畫繼王氏書苑畫苑書畫錄朱性甫鐵網珊瑚都南濠鐵網珊瑚清河書畫舫寶繪錄眞蹟日錄圖繪寶鑑無聲詩史古今法書名畫題跋珊瑚網汪珂玉書畫題跋記郁逢慶銷夏錄陳午亭銷夏錄高江邨銷夏錄所錄皆觸目琳琅客有見余輯殘編斷簡而哂之者余曰子何見之淺余豈與之角勝哉亦一時之寄興焉耳臺閣之人己之勢與力已足以致而又往來於名公鉅卿間所見益多如朱性甫

書畫說鈴

五

輩亦寒士也生當弘治正德之時遺迹尙有留落人間一時往還者如沈啟南文徵仲父子皆具一世之巨眼而又善於物色故窮措大而入龍宮寶藏所見亦非凡品余生搆羅旣盡之時又鮮聲應氣求之友雖年二十以外絕意名利卽藉以銷磨歲月迄今往來於荒江寂寞之濱又三十餘年所見不過如是生非其時處非其地非余之知識有不及于前輩諸公也

書畫說十三

凡物必求盡美必爲造物所忌必求奇異必歸於僞妄而止不獨書畫然也余大父侍御公先嚴儒林公生於康熙初年與韓慕廬吳西齋湯西厓何義門諸先生務爲經濟之學亦未嘗不游心於書畫玩器每得宋榻法帖一二行卽寶藏之

不問其前後也知古人之用筆用意餘可類而推已有蕭齋之遺意焉古玉一角古銅一片已如見太古意味無窮摩挲不忍釋手但究其從何器損下製于何代昔之士大夫在於稽古不在於貨利今求三代玉器顏色要白甘黃甘青志有不足血侵必紅四散布置物大而全則以新玉製就提紅油而已矣求三代銅器必夏鼎商彝要五色成備而且鮮明又不剝落則以新銅鑄成燒斑而已矣論磁必柴汝官哥必花器香器釉足而光澤則赴江西照古式新燒以砂水挖漿擦退其光而已論書畫必要晉唐始而宋元止兼取紙白絹美則提筆揮灑而已此外無他法也

書畫說十四

收藏印非妄下也有一定之步位宜大宜小宜朱文宜白文

書畫說論

六

無可容則可已矣詩與跋非妄作也詩有意旨跋有發明字之大小或草或楷俱有恰當往往敷衍幾句則又何必非如生員歲試勒令必到也前明之犯此病者在在皆是何况今日余不自量輒爲人下筆然總於別紙日後聽其去留可也

書畫說十五

張守中桃花山鳥名畫也銷夏錄載之近歸吳中一人愛之甚藏之深有裝池而居吳者最狡黠同郡一宦每過其店輒譽是畫黠者因至藏畫家說以畫本日久漿退紙縐卷舒必爲害須加以薄漿直而藏之可無恙因信其言而付之卽倩人摹成一幅料宦者來以真本貼於壁之高處宦果至曰此物何出也曰玩久生厭將重裝照原價而售矣宦曰原價吾所知也斯畫吾所欲也黠者曰予可無利而空行乎宦者曰

必有以酬之歸而取價黠者易僞者貼於壁之高處須臾宦至交價及酬黠者故令人喚藏畫家之僕至僕亦僞爲受其價而存其酬起畫磨好裝成交宦而事畢矣眞者仍還原所後宦覺而無可如何矣

書畫說十六

近有一人善作僞本一人又出本數金囑造各種畫極意裝池忽作僞者之筆墨人人看破其法不行出本定做者無從銷售矣邇代貴官收買物件謂之辦差又一盲於目而盲於心者孰是役欲以售彼復慮倩人看出吳中有一典鋪時當書畫出本者至其典挽通典中櫃影將僞物畢置是處空出當票一紙擡前其年月出本者持票而告盲於心者曰某家積有古物茲不能守君所知也某典之善於捆絕人物而不出君所知也今某家之物悉入某典而何時出君長者其圖之票在是盲於心者曰我其備本利而贖之物佳再找否則已矣出本者曰善悉如君命遂贖而墮其術

書畫說鈔

七

書畫說十七

吾友好弄書畫玩器頗有蓄而眞僞忝半屢爲人打換忽去忽來瞬息而案頭俱僞矣又有收而復賣賣而又收久之銀盡存物甚多而不能賣銀矣

書畫說十八

曾見一人飲後至骨董鋪囊中有銀店主覘知見其時取盤中一僞玉圈撫摩店主察其神情認爲玉矣因巧言出其囊銀而賣之歸醒而覺一言不出越半年是端陽前數日前醉者同一山西人至以石作玉之店出鍾馗一幅寄售索價二

十金店主曰不必存矣量值僅兩許而何甘爲前醉者曰彼西人烏知筆墨趁此節中店中張掛幾日而還之亦有何礙店主唯唯張之于壁前醉者又令一山西人數進其店而觀斯畫曰此敝省名人筆也意欲要此店主索五十金其人願出十金添至十六金而將去店主曰此乃奇也尙當問之其人出一小銀錢重三錢者爲定而去明日前醉者同寄畫之山西人至其店索寄物店主收下屢還屢止曰有人肯出三兩鄙見亦可銷矣寄者大笑曰此祖傳世寶前以少盤費而爲之今有矣前醉者再三勸之有銀何患無畫于是至十二金而成交店主期以明日付銀寄者曰吾將登舟廿人待吾復持而走店主付尙餘四金遂應之于是僞玉之銀盡返而餘矣

書畫說鈴

八

書畫說十九

甲與乙相友甲能書通文理販書畫外似憨哥內頗詭譎乙受業而看書畫冀以取利久之甲曰汝鑑進矣令乙買一件甲與售獲大利乙素有木業經營藥材於是疏本業而專務書畫乙有所得必質之于甲甲曰買則買之甲曰舍則舍之甲持而令乙買乙必從命如陳相之見許行也又久之乙本業荒而貲本盡書畫汗牛無有顧問載之遠遊亦完壁而返謀之甲甲曰此待時待價而動者何亟亟也無如乙之貲本盡在書畫乙應還本業客人之貨價亦盡在於書畫客不能待逼索急迫欲以抵補於客客視之如敝屣若將逸焉乙舍是無別抵客訟于官拘乙榜笞繫之繯繼迨後以房屋稍償客無如何而止聞者每爲太息近余至一處賈者畢集甲抵

掌而侈貨殖之妙余諷之曰近見乙乎其景況何如甲曰是人窮極無賴矣舉座譁然甲去余曰此有一笑話也一人行於道見道上棄嚼乾之蔗渣復拾入口而大嚼毫無餘液吐而罵曰無廉耻咀得如此之乾今甲之藐乙何以異是

書畫說二十

畫業一人自一人之面目而文于衣

余飄泊江湖留心古人遺跡山巔水涓模翻刊刻卽冒險亦必細覽偶至一處敗紙一堆必反覆尋繹冀有所得而亦隨以採風知其習俗卽此書畫一道至風雅也可悲可歎之事已不勝舉況其他乎吳越爲各省必由之路領蓋而逢日凡幾輩城中古玩舖以百計攜而銷售俗呼之曰捐木梢更不可數殆皆不講信實斷絕一人復有一人踵而繼生計之易以居於吳越花銷之易亦以居於吳越妓船鱗比酒閣蟬聯

書畫說鈔

九

千般巧計而得之者一投足而蕩然矣

吳越畫其畫

書畫說二十一

人畫而畫之

書畫無款非病也宋人無款而且無印者甚多凡院本而應制者皆無印無款如馬夏諸公或於下角偶於樹石之無皴處以小楷書名李龍眠能書而不喜書款今人得真蹟而至于角上添龍眠李公麟五字罪大惡極古人或書或畫而至于不朽其人必有宿根鍾山川靈秀之氣而生加之以博覽積之以苦功然後成此慧業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卽父子亦不相肖如大令已不似右軍至必傳一也夫如是何必藉款善鑒者一覽而知此種筆墨必出某人善鑒者非仙也舍是人無第二人能之者定之總不失作者一場辛苦而成豈無傳意然不書名者亦曰後人當知非吾莫能爲也然此後人

非言泛泛庸庸之人一代之作書畫者止一二人鑒書畫者亦止一二人且鑒者亦必自能作者唐之歐虞褚薛宋之米氏父子蘇氏父子元之趙氏父子柯敬仲輩皆傳人而鑒傳跡今則不知何許之人街談巷議彼所恃者猶識得名耳故款在所必需

書畫說二十二

宋人書名不用印用印不書名見之黃山谷暨先渭南公

書畫說二十三

書畫不遇名手裝池雖破爛不堪寧包好藏之匣中不可歷以他物不可性急而付拙工性急而付拙工是滅其蹟也拙工謂之殺畫劊子今吳中張玉瑞之治破紙本沈迎文之治破絹本實超前絕後之技爲名賢之功臣

書畫說鈔

書畫說二十四

書畫之大小闊狹本無定也古人偶得名紙卽輿到筆隨今則以二尺爲止闊則八九寸焉收無用舊畫截小去款另書著名宋元之人至以巨幅改作三四幅命名必祥瑞積至百數往銷他處余始甚爲此輩危之越幾月見其或持銀以歸或又帶別處之貨售於家鄉或以此銀并捐小小功名問之云宋元人名只在數金以內一軸然計本已可得三倍矣事不可料如此

書畫說二十五

書畫祕密而藏不與人看自亦不看如以大寶沈之深淵最不可解然輕與人觀亦非也其人全然不董徒勞卷舒反以油手指點吐沫噴濺有損無益

書畫說二十六

名蹟全賴收藏得地如聽蟲啣鼠咬或置卑溼而霉爛其罪過與棄粥飯於污穢同

書畫說二十七

書畫必位置得宜山水園林最稱削竹籬茅舍打掃潔淨亦無不可高堂華廈金碧輝煌反覺減色如中懸名繪旁列硃箋俗字對聯聯句則堂皇冠冕出名則權勢赫奕兼佐以燒斑銅鼎孔雀毛扇洋貨時鳴鐘等物此書畫之阨境也

書畫說二十八

賞鑑難得頭緒如從未見其人之真蹟忽來一臨摹善本則為其所惑如既見矣烏得更指鹿為馬然此難望之無心無目之人

書畫說鈴

書畫說二十九

勿與門外人爭真偽徒費唇舌多一物添一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亦不講為安無奈覺得俗氣逼人一丙申荷月朔聽松山人納涼無事而作是說

七

書畫說三十

世與乘波遊浪者懸同者亦不若如以天寶沈之畫... 齊麗金輝如舞春柳眼眼飄飄扇扇如舞舞車... 書畫說鈴終

頻羅庵論書

錢塘梁同書元穎著

仁和許 增邁孫栞

與張芑堂論書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芑堂精心書道勤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

芑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如何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筆不著紙所以妙也芑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輭筆自見譬如人持一

頻羅庵論書

一

彊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竝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山舟曰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山舟曰柳誠懸元祕塔碑是極輭筆所寫米公斤爲惡札過也筆愈輭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疑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鉤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輭筆故設使米老用

柳筆亦必如是

山舟曰筆要輒輒則遺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山舟曰書家燥鋒曰渴筆畫家雙管有枯筆二字判然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人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羊豪便不然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鍼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寫時手在紙眼

頻羅庵論書

二

在帖心則往來於帖與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山舟曰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敲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卻著不得絲毫擺布熟後自知

芑堂問曰中鋒之說云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爲我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近日江南程易田通藝錄筆勢一條講得最精前人未會道過

山舟曰亂頭龐服非字也膠鬚髻面非字也求逸則野求售則拙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人以畫名能詩亦工楷法其爲人敦古道重友誼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說贈之此張瓜田畫徵錄所載今據所刻黃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蘊釀不過一作畫題詩人耳向亦未聞有著作其不避廟諱則草野無足怪者舍下藏畫上賜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御筆親題其上坳倪小楷黃庭內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眞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雙鉤卽鉤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視羅去而萬里矣因賜物不敢遠寄賞鑒姑俟之異日之緣也

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小冊前五版最勝破邪論序意致亦佳尊意獨不甚愜何也竊謂痛快多而沈著少一語痛快沈著唯米公

頻羅庵論書

三

能當之卽所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八字妙諦亦卽古所謂藏鋒是也下此學米者如吳雲壑可謂痛快沈著形似神似無遺議矣而骨髓內尙微帶濁可見四字能兼原不容易況近今之人乎近人書儘有初看平平或看似淺露而細看久看不令人厭此卽是沈著能然不必定於停頓道鬱處見長也總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歷歷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卽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穆兩字便已隔塵蓋運會爲之性情爲之不可彊也設使彊而至於古穆則墨豬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蘭亭如麒麟鳳皇久不可見矣在唐人自見之者多而稽登善卽用我法行之卒不似定武面目其勢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肖爲腕下之鬼所縛取其

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輩評書似亦只宜如是不審尊鑒以爲何如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爛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義又詩義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跡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百年之後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跖壽顏天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爲豪家朱戶所收遂得久祕卽遇識者或掩口盧胡不欲遽下雌黃以欺人興往往然也天瓶先生跋但載董公臨本云云而不置優劣未必非當日爲貴人所逼下此度語巨眼人幸弗以一時憑愚護短更爲前人畫蛇足也

頻羅庵論書

四

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羣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頗勝蓋官刻濃搨亦一累也

天瓶楞嚴修釋序彙亦妙後幅更勝前紙尾數語尤妙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生從顏法入手顏用弱翰而先生用彊筆莊楷之作往往不如行書以此十二兄親炙天瓶之門其所見不審與愚揣有合否

米公蕪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眞記僕以爲是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旣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愜也

西溟書尊處有小冊及破邪論各種僕處所藏金箋冊無足論矣畢竟是供官之作減人意興然是老年筆較它作更蒼且其字裏行閒全行已意無一些對御矜莊之色亦足見

前輩意度政是不凡若在今日必倩所謂黑光長者爲之大
小分判不爽殊失風雅矣故特奉寄一覽

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圓道若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
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圍記直風
馬牛矣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張伯雨詩一幅乃張芑堂所藏屬寄尊處品題上石者外舊
箋一并乞寫跋

松雪和潤寬博之筆從二王來唐宋人駿厲嚴肅多以法勝
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過熟熟中有生者乃佳
往在京師見松雪臨皇象就篇墨本項氏所藏真古眞厚
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冊卽用竹紙寫簡摺作
寸許闊末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秀絕寰區無一點圓熟習

頻羅庵論書

五

氣此人間未見之趙字實從來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
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何以尙未出人間也

僕有米臨哀冊帖一本首行有史鑑印章史字明古在明爲
極精鑒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可寶世間
獨不傳想以其無款然逼眞是米臨又蘭亭一本疑是鬱岡
齋初搨臆定爲米虎兒所臨眞逸品也竝寄與大雅鑒之
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誠然然不可解者豈獨此耶卽北
海雲麾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綽武侯廟
碑在唐碑中有晉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也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則易傳賞
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
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如上所說兩趙書是也前年之秋

袁簡齋先生來湖上得見山谷書李青蓮詩不全卷紙本無款字作懷素體間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借留案上半月不忍舍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滿紙惡習始終是酸餽氣非士人本領其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須墨迹上一石便失神氣故石刻中多不傳或當日懷素亦不至如是之惡因刻而加惡亦未可知也

答陳蓮汀論書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足下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不患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悻悻塗抹

頻羅庵論書

六

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總以寫楷書爲要并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承問一氣貫注非行草懸連之謂只是一箇熟習自然草蛇灰縫成一片段須熟後自知不能先排當也

華亭彈琴著指便韻之說卽是筆資之說足下竝不拙鈍又何慮此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爲解獨弟以爲不然只要用極轉羊豪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淨淺恍惚之患自然靜矣

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聖卻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鶯王擇乳得其一支半體融會在心皆爲我用若專事臨摹泛

愛則情不篤著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和調之爲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無所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也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誠然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不同不曾見過不知也弟曾見過一二種故知之星鳳太清卽一翻再翻之物據鄙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

漢唐以來皆重碑版大率顯宦居多若名不聞於諸侯并不著書人姓名董尚書筆迹徧天下而志傳少者位望太尊非數百匹絹不可得此是古人陋習劉义之所以搜金也近來志傳愈多本不足重而弟以拙劣徇人之請又何堪矜重若以爲因此媿美前人則適足令人掩口耳

頻羅庵論書

七

落筆快則意出此意字是藏真自敘帖內云云全無巴鼻自然流出者若意在筆先大有分別

漏痕斂股不必定是草書有之行書亦何嘗不然只是筆直下處留得住不使飄忽耳亦不是臨池作意能然擬山園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闌入古文鍾鼎則大謬矣皆好怪者變相亦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書體只有平直中正自古無他道本朝書家羨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而不宜於大字君所見不過尋常所傳其絕佳處雖名家豈能一一皆好生平原不過幾件是精到之作亦不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古人所以有五合五乖之說上五家各有所習未易軒輊得天尙書有刻意見長之病若出自率意者儘有神妙之作大概我輩所見古人

之物皆非其至者故有出入褒貶若論其本事皆不可及非今之人所能望見肩背也

弟書自慚而足下好之弟殊不解弟非自謙實見得古人與前一輩人皆比我高數倍蓋其神明意度間有異也弟并不自解則學問深淺爲之耳今則已無及矣可歎也

與溫一齋論書

尊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閱之一筆一畫尙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未化也語云爲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麤能自書矣卽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則骨力彊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後視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警效於圓穹能乎躡步閒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置几案以自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禁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厨之續耳何益之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尙少罄控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留不住貫不下

書畫鑒藏矜重自古梁之虞和唐之徐浩武平一皆品目精
盡鑒入毛髮自茲以降惟君相有雅好者屈天下之物力金
題玉躡照映一世寒門素士能講求雅玩者蓋難之矣周君
藥坡讀書稽古以其餘力爲鑒藏者定爲裝潢十則一一精
到不可移易知其賞會者微矣它日過武林將盡發其藏而
縱賞之引滿狂叫一大快事也瑯邪王樹書



王序

鑒賞之臣衛琤仲一大快事也瑯邪王樹書

既不何疑是映其賞會香齋矣守日樓苑林湖盡類其藏而
藥地前書辭古以其繪代爲鑒藏者定爲裝潢十則一一精
題王樹烈題一世寒門素士能講求雅玩者蓋難之矣周君
盡鑒人手鑒自茲以降惟君相有雅好者屈天下之物力金
書畫鑒藏矜重自古梁之虞和唐之徐浩武平一皆品目精

唐內府書畫裝潢匠則有張龍樹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輩
要皆良工好手宋思陵祕閣龍大淵曾純甫審定目力雖短
而標暉諸錦綾桿軸名色不一各務精麗見於周公謹氏所
記蓋古人留心游藝不欲苟簡如是若收藏之法如趙希鵠
洞天清祿所載亦可謂之詳且密矣藥坡居士有丹邱之鑒
識兼清閣之儲藏此錄十則悉經講求自出新意誠寶墨之
金湯繪林之干城也張彥遠云非爲無益之事又安能悅有
涯之生海內不乏雅流得此亦悅生之一助云雍正甲寅嘉
平月廿有一日樊榭厲鶚

厲序

平旦廿有一日樊榭厲鶚

平旦廿有一日樊榭厲鶚

平旦廿有一日樊榭厲鶚

越之北嶺內不多無游野其水對主之一便云飛玉甲黃蓋

金樹餘林之千然出聚雲靈云非爲無益之事又安能悅有

流兼蓄以之歸類其幾才則悉歸歸來自出游意誠寶墨之

即天高嶺汎墟亦何階之藉且密矣藥坡居士有丹邱之鑒

情蓋古人留心游藝不欲苟簡如是若收藏之法如趙希鵠

而懸融蕭巖對縣縣各不一各游辭靈長領開公鑑凡洵

要皆良工好手宋思陵祕閣龍大淵曾純甫審定目力雖短
專內涼書畫裝黃玉甲仙丹思忠李仙丹

顧長康所畫清夜游西園圖流傳至唐河南褚公親爲裝背
宋郭若虛猶及見公題記郭有圖畫見聞志特詳錄焉米海
嶽以詩題大令帖後云龜澣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手誰似米
蓋自矜其裝背之妙也故每得劇跡必手自漚澣塵垢界澣
楮澣始入於笈卽他氏收蓄有入意者亦躬與背飾之如蘇
澈家蘭亭張仲容家張曲江諸身載之寶章待訪錄可按也
而自藏顧畫維摩像標識虎頭金粟字玉牌亦李伯時手琢
以結緣者他如梁之虞和唐之盧元卿武平一張彥遠宋之
趙叔益元之周公謹陶南邨遇法裝名飾皆謹其條件欸樣
以薦嗜古之士嗚呼是諸公者豈好爲不憚煩與工藝之流
較優劣哉良以粉墨雖微古人之神理所注大可以輔治道
益神智小可以破鄙糺澆俗氣至精忠奇孝之點畫高隱名

十序

賢之皴染又不待論矣慨夫日月愈遠楮素之朽糜愈深求
裝潢好手如湯翰凌偃爰叟者已渺不可得況李仙丹張龍
樹姚明陳子常其人者耶致使煙雲黯沮花鳥深愁良堪痛
悼吾友周君深憂之於是酌斟修飾之法自揭洗至縣置凡
得一十件雖未盡與古合要若已試之方一一悉有成效今
而後收蓄家人儲一帙按法而治庶不恣俗工莽匠之掃捨
塗剗豈非霽日賞心之快舉乎先是予從曝書亭簿錄中見
有明人周嘉胄裝潢志一卷亟欲傳寫忽忽未果得今得受
周君是編精而不苛簡而有要知彼周郎自當退避三舍也
己雍正甲寅仲冬十六日城南友愚弟丁敬頓首拜撰

算 錄
延 乘 也



賞延素心錄

錢唐周二學藥叟著

仁和許增邁孫棠

書畫不裝潢既乾損絹素裝潢不精好又剝蝕古香況復
侈陳藏弄件乖位置俗沁心神妙蹟蒙塵庸愈桓元寒具
之厄此編法不違古制匪翻新旁及器用藉以供養煙雲
豈殊寶護頭目世有眞賞之士定知寓目會心祛凡設雅
取吾家草牕之言名曰賞延素心錄

裝潢書畫好手難得倘幸購劇蹟兼獲法裝卽縑楮蘇脫宜
斟酌修整不可重背至古人寸縑尺壑流傳後世完好者什
不得一惟治積年穢白揭去背紙正托白粉平案用秋下陳
天水湔洗治屋漏黃跡亦如前揭托先用前水灑滲次漬鏡

賞延素心錄

一

艸盤結依跡輕吸跡既浮動卽斜豎案再用前水淋漓遞灑
并塵垢盡出按揭洗良法能不損粉墨不傷古澤若紅黑穢
點及油污譬之雜毒入心不能去也

補綴破畫法備前人無可增損惟有經褻多次上下邊際爲
惡手濫割必須覓一色紙絹接闊一分才不逼畫位要之書
畫以紙白版新爲貴若紙弊墨渝無論近代卽晉唐宋元煊
赫有名之蹟亦當減色

畫背紙用元幅精勻漫薄溼懸連四砸熟兩紙合一糊就風
乾視畫之長短闊狹裁割勿以零剩補湊交接細止一線稍
闊便橫梗畫而托畫亦用前紙更揀密膩者不但質韌護畫
它日復褻且易揭起可供書畫家揮染標用宣德小雲鸞綾
天地以好墨染絕黑或澹月白二垂帶不必泥古墨界雙線

舊標亦竟有不用者上下及兩邊宜用白大畫狹邊小畫闊
邊如上嵌金黃綾條旁用沈香皮條邊等古人取以題識鄙
意劇蹟審定未宜疥字此式不必效之短幀尺幅必用仿宋
院白細絹獨幅空嵌其上下隔水須就畫定分寸不得因齋
閣之高卑意爲增減更不得妄加贈池軸首用絲薄落花流
水舊錦爲佳次則半熟細密縹絹最熨貼撇竹卽狹畫必釘
紫銅四紐貫金黃絲繩縛用舊織錦帶軸身用栳木規員刻
空軸頭覓官哥定審及青花白地宣蕤與舊做紫白檀象牙
烏犀黃楊製極精樸者用之凡軸頭必方鑿入柄卷舒才不
鬆脫不可過壯尤忌纖長

橫卷引首及隔水用宣德小雲鸞綬贈池用白宋賤藏經賤
或宣德鏡面賤如宋元金花粉賤雖工麗卻不入品邊用精

賞延素心錄

二

薄藏經賤闊止三分其法以賤裁七分條兩頭斜剪再斜接
一分黏畫背餘對折緊貼卷邊際則邊狹而有力不但能護
畫且無套邊蘇脫之患矮卷用如前白綾鑲高然後接藏經
賤次用細密絲薄院絹作邊或染皮條黃或縹色亦如前邊
法復背忌健厚止用精漫溼縣連四一層卷首用眞宋錦及
宋繡然不易得卽勝國高手翻鴻龜紋粟地等錦亦精麗軸
用白玉西碧爲上犀角製精者開用之以備一種須縮入平
卷才便展舒勿仿古蠹出卷外古玉籤雖佳但歷久則籤痕
透入畫裏爲害不小不如用舊織錦帶作縛靈寬無緊冊葉
用宣德紙空嵌或細密縹白二色絹忌綾標幀若扁闊必仿
古推蓬式不可對折面用眞宋錦爲上次則豆癭棊或香栴
作胎黑漆退光貴方平勿委稜角面籤用藏經賤或白宋賤

隨作篆隸眞行書標題不得鐫刻

糊法用陳天水一缸以潔白飛麪入水水氣作酸再易前水
酸盡爲度既曝乾入白礬少許和秋下陳天水打成團入鍋
煮熟傾置一缸俟冷浸以前水日須一易臨用入養紙干杵
爛熟以前水勻薄大忌濃厚夏禱治糊十日之前春秋治糊
一月之前過宿使失糊性裝潢鄭墨香云糊帚新則硬澁舊
則脆脫利用在不新不舊之間說頗切理附入以備藝林采
取

裝潢春和秋爽爲佳候忌黃梅積雨癡風嚴寒裝潢之法但
得腴潤不枯墨采不伏層糊疊紙中邊上下之均平展案擎
又轉折舒卷之熨貼卽未能如張李祕妙亦今世之湯凌高
手也更須懸挂寶愛約四五日一易旣不病畫亦不損標

賞延素心錄

三

王都尉刻句德元圖書記印書畫米海嶽辨出元字脚趙集
賢跋定武蘭亭董宗伯猶議其不識唐彥猷適知跋尾印記
精確最難今人鑄法庸劣考據踏譌每好附名烜赫正如佛
頭著穢徒貽識者噴筒滿案也

銀錠畫櫃制雖古卻不入品須合兩頭柄鑿平如一字或作
鎖殼形更須外凸中凹四棱略規員用堅老香柄木爲之挂
畫之法將撇竹貼櫃短幅一二轉長幅多轉但不得過隔水
最忌升起櫃上作一曲與硬折拖落櫃後漢銅絛鈎代畫又
最佳又柄覓方竹棧直而節勻者去青摩弄滑膩養其色如
蜜又取白玉若截肪者琢如新月一痕制亦雅別

畫案有宋元退漆斷紋週邊嵌銀絲方勝不用四足卽案面
拖尾著地一邊略飛捲便看畫承軸制最奇別他則紫檀鐵

木爲上香柁花欄次之長可六尺闊可二尺貴方棱忌委角有作兩架承案面者亦雅重然必覆以青氈氈或珊瑚色及瑩白氈氈與精麗舊錦卷軸才不惹潤壁桌寬純紫鐵木制極精古者不時拭抹久則滑澤發光如鑑若俗制粗腳竊名董桌常爲文敏稱冤可竟廢不用

小畫作匣用香柁木長短闊狹隨畫定制一匣容四替一替容五畫頂置提梁橫開一門嵌入門上釘紫銅方紐紐中起柄入鑿便鎖鎖貴精古覓宋鐵嵌金銀者最佳紫銅者次之匣後鏤四穴入指出替省卻替橫釘紐殿制如方几高不過二尺兩匣並置旣取看不勞卽攜帶亦便大畫作櫥用豆瓣柁次則香柁木高亦隨畫定制闊止二尺深可尺餘一門開展一門藏準上落鉸釘用紫銅仿古梭子式承殿止高六寸

賞延素心錄

四

惟櫥內忌粉漆及糊紙卷冊用舊錦作囊或紫白檀作匣匣內襯宣德小雲鸞白綾以檀末糝新棉花爲胎不但展舒發香且能辟蟲

